我和婆婆的大法缘

文 / 辽宁大法弟子

我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有缘得法的大法弟子。原来我浑身是病，学大法后，至今三十年再没打过针、吃过药。最难忘的是，一次我被铲雪车铲倒，在地上滚两个个，自行车压坏都不能骑了，我人没咋地，真是皮都没破。如果不是师父看护，不知后果如何。任何言语都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！

今天就讲讲我和婆婆的故事，证实大法的伟大，师父的慈悲。

修炼前　以泪洗面

我是从农村嫁到城里的，丈夫在家是独子，上下还有五个姐妹。婆婆属于能说会道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“主”，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。

我不善言语，也不会察言观色的，婆婆就看不上我。经常指桑骂槐的骂人，她还不是直接骂我，一般家里只有我俩时，谁不在家她就假装骂谁，其实就是给我听呢。我说不出道不出，只能忍气吞声的暗自垂泪。

她还供着“保家仙”，用牌子写上什么仙的名字，在桌上摆着一大溜，天天给烧香。一边烧香一边嘴里叨咕着：让你脑袋疼，让你脑袋疼。她一叨咕我真就脑袋疼。后来只要婆婆在那屋一高声，我这手脚就哆嗦，心都要跳出来，搞的精神都崩溃了。

想躲开搬出去都不行，丈夫是独子，还是个孝子。五个大、小姑子，都是我的上级。只有公公能说句公道话，还早早的去世了。在这个家里我是腰都不敢伸直了，自己生闷气、暗气暗憋，坐了一身的病。唯一让我宽慰的是有一双懂事的儿女，是我的希望，我的寄托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我整日是以泪洗面，哭了十五年。当时我心里愁苦的什么想法都有。

修炼后　云开雾散

九五年，我还不到四十岁，身上已经有好几种病了。心脏不好，上三楼都喘，乳腺增生、嗓子眼老象有什么东西堵着，严重的痔疮等，家里活都干不了。

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吃药都吃不起，我知道气功能治病，就想要是气功能治好我的病，我就不遭罪了，就到附近公园里去找。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练气功的，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吸引了我，旁边还有人介绍说：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就跟着炼，一炼感觉身体很舒服，心情也跟着舒畅了。我认准这个功好，就认真的学炼起来。

刚得法时，婆婆有事没事的还找茬骂我，一天婆婆站在我的窗户下骂。我因为学了大法、看了大法的书，明白了法理。知道我和婆婆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也许哪生哪世我伤害过她，她讨债来了，那就让她骂吧。我这样一想婆婆骂的更凶了。以前她骂我，我表面上忍着没还嘴，心里是恨的不行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不但表面要忍，心里还不能恨她，师父告诉我们遇到矛盾是一举四得，她给我德呢，得谢谢她。我嘴里就不停的念：我要德，我不生气。

后来她一骂人、一找茬整事，我就找自己，知道这是我应该提高了，应该扩大容量了。我真提高上来，她也不整事了。

几次后，师父看我达到标准了，就给我清理另外空间、清理环境、清理婆婆身后的附体。护法神就出手相助了。婆婆经常给供的附体东西烧香，有两次她烧香，桌上供着的牌子无故的冒烟着火。等到第三次冒火的时候，我告诉她：我学大法了，这是真正的佛法，我师父给我清理空间场，你供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。婆婆半信半疑的。她不听还烧香，这次火着的更大了，差点把箱子都烧着了，这回她信了，把她供的东西都扔了。

婆婆看我不记她的仇，对她不记不恨的，知道大法不是一般的法了。她不识字，我趁机给她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婆婆也是根基不错的人，越听越爱听，慢慢的脾气也改多了。那时我早起上公园炼功，晚上去学法，婆婆和丈夫从不反对。

九九年邪恶迫害大法后，婆婆也支持我学大法，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知道大法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还真正让人做好人，她就是直接受益者。所以不信邪党的欺骗宣传。

婆婆八十六岁那年得了脑血栓，我为了在家照看她，就请同修来我家学法。我们念让婆婆听，有时同修没来，婆婆还找，今天谁怎么没来学法？还督促我学法。一次我看一会电视，婆婆说我：有空看大法书，看什么电视。

婆婆不识字，我们读法时，我让她也拿一本大法书看。我说我们翻页你也翻。婆婆虽然不识字，可她看到大法书上都是一个个佛的形像，大法书散发的能量使她受益。随着不断的听法，婆婆慢慢的好起来，给药都不吃了。

我用心照顾婆婆，给她做喜欢吃的食物，她穿的衣服、用的物件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。她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，当她有事要叫我时，嘴里就念：大法好，大法好。我就知道她有事要找我了。婆婆九十一岁高龄嘴里念着“大法好，大法好”，安详离世。

婆婆是和大法有缘的人。我也悟到：婆婆是来成就我的，没修炼前她帮助我消业，修炼后帮助我提高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。

祖上积德 三朝阁老阮元得福报

文 / 刘晓 整理

清代有一名跨越乾隆、嘉庆、道光的三朝重臣，自谓“三朝阁老、九省疆臣”，他名叫阮元（1764 年 –1849 年）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扬州仪征人。他“博学淹通”，提倡学术自任，在经史、编纂、金石、校勘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，被后人誉为“一代经师、学界山斗”。

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 年），阮元考中进士，由翰林而先后出任浙江、江西、河南巡抚和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等职，是清廷非常倚重的封疆大吏。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，致仕后加官至太傅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 年），阮元去世，享年八十六岁，获赐谥号“文达”。

清朝人梁恭辰在《劝戒录》中的《昭勇将军》一文中提到这位阮阁老，因为他是自己伯父会试时的主考官。有一年，梁恭辰与父亲暂住扬州三个月，赋闲在家的阮阁老时常过来闲谈，梁恭辰的父亲以师礼待之。梁恭辰得以一睹阁老的容颜风采。他私下里问父亲：“像阮阁老这样福德智慧都很圆满的了不起之人，其祖先不知积了怎样的大德呢？”

梁恭辰的父亲告诉他，在阮阁老所著的《研经室文集》中，记述了他祖父的故事。

阮元的祖父名叫阮玉堂，字琢庵，以武进士出身，起初在皇宫内任侍卫，后来晋升为游击（注：武将官职）在外领兵。乾隆五年（1740 年），湖广出现苗民勾结土匪的反叛，乾隆帝命云贵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前去勘察。阮玉堂以湖北苗疆九溪营游击的身份，统领九溪、沣州、洞庭、常德四营官兵，随军征讨反叛的苗民。

在征讨期间，阮玉堂身先士卒，每战都取得了胜利。在一次战役中，阮玉堂派出主力在正面佯攻，自己则率奇兵由小道攀藤越岭而入，大获全胜。剩余的八百户反叛者退据南岭，后来因为粮食吃尽而出来投降。张广泗担心其中有诈，不准备接受投降，但阮玉堂却极力为他们辩白，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，这才保下了这八百户。

之后清军又在进一步清剿中，捕获男女数千人。张广泗想全部杀掉，但阮玉堂却再三劝阻。但无论怎样劝阻，张广泗都不听。不得已，阮玉堂只得恳求道：能手执兵器抗拒的壮丁，可以将他们处死，妇女以及十六岁的男子，一定要宽恕赦免。这次张广泗同意了。阮玉堂又保全了很多人。

作为武将，阮玉堂本不应该参与地方事务，但《研经室文集》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：九溪有一座北山，方圆数十里，一向是士兵和百姓赖以生活的来源。有户人家，是明朝一个指挥使的后人，属于豪门大族的子孙。他向官府提出诉讼，称北山是其祖传之地，委托官员勘验，这样几乎整座山都被他占有。

阮玉堂听说后，亲自前往省府，在督抚大人面前陈词道：“即便土地真是这个大户人家的，但也是前朝的事情了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几万人家殡葬、打柴、放牧的地方。如果归于一家，那这几万人家该怎么办呢？”督抚深以为然，于是找了其它办法解决。

阮玉堂后来升为参将，为“昭勇将军”。《清史稿》中说他“从征苗，活降苗数千人，有阴德。”他的子孙因此有大福报，如阮元不仅成为三朝重臣，而且门生故吏遍布天下。

梁恭辰的父亲对他说：“兵戈，是不祥之器；战争，是危险之事。然而一定要化凶为吉，转危为安，才能对国事有所帮助。如果只是靠逞强滥杀无辜来邀功，对国家大局毫无益处。那国家为什么要采用这些举措，天地间又怎么用得着这些人呢？”

与阮玉堂积福德给子孙不同的是，张广泗却因杀戮太多而受到惩罚。他被 “以失误军机律”定罪，斩立决。

如此对比鲜明的例子，不正说明天道昭昭，是恶是善，一切皆有上天衡量啊。

囝仔，返来家内！

文 / 白凤

清晨的校园还带着未散的薄雾，老师们被突如其来的临时会议召回校内。刚入职的学妹好奇地问：“是有什么事吗？”欣仪老师抿了抿唇，低声说：“三年一轮，今年是第二年……可能又会发生。”学妹愣住，困惑地望向她，眼里闪着不解。

会议室里，校长的脸色铁青，主任面如丧考妣，话语像重锤落下——昨夜，林老师班上一名到外头打工的学生，在返家的路上发生车祸，当场身亡。校长的声音沉而有力，交代大家要立刻盘点班上放学后去打工的学生名单，并详查他们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与安全措施。每一句话都像冷风，刮进在场每个人的胸腔。

会中，工二乙的班长拿来今日班级出席单请林老师签名。林老师看了看，皱眉询问：“今天啥全到？你是啥点名的？”班长声音带着委屈，坚定回答：“老师，今天全到，我有认真点名，没错。”林老师紧张地追问：“蔡安来了吗？”班长肯定地说：“有啊！只是他今天怪怪的，脸色惨白，自己一个人坐着、不搭话。刚才国文老师还关心他有没有不舒服呢。”话音落下，会议室里瞬间安静，空气像被抽走一样凝滞，背脊一阵阵发凉。学妹伸手紧紧掐住我的手臂，指节冰冷。

校长简短下令：“林老师立刻回班，辅导主任一同前往了解，其他导师回自己班上，并严令此事不可议论、散播。”

散会后，欣仪老师喃喃自语說：“这是第几届了！？有人可以提醒校长吗？林老师只要接新班，三年内就会死一个学生，这几届都是，好像有诅咒一样。”学妹惊愕道：“每届都会死一个学生？怎会这样？”我心里一沉，低声说：“工二乙班与国文老师恐怕都需要安排心理辅导组的参与。”学妹又狐疑：“会不会大家搞错了，蔡安还没死？”我摇头，催促她回班关心学生，唯恐校园里那些灵异的传言像风一样迅速蔓延。

回到教室，学生已七嘴八舌——“老师，你们开会，是不是为了工二乙班？”“听说蔡安出车祸了……”浩天忽然插嘴：“老师，工二乙班导师在找你。”我朝门口望去，外头空无一人，心中疑惑不已。浩天却盯着我，像看透了什么。

林老师与我同期进校，因家族父辈在政界里身居高位，校长向来对他宽待。他平日自诩无神论者，信奉眼见为实、信服科学，强调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不信鬼神轮回，常对信仰之事嗤之以鼻，认为相信之人都是村夫愚妇，平常总是睥睨这些人或事。

过不久，林老师果然满头大汗出现在教室门口，语气客气又急切：“妹子，蔡安真的在教室里，该怎么办？主任说，能请你过去协助，好吗？”我点头。

突然浩天径直过来，将我拉到旁边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您现在不能去，您一去蔡安会消失。可以先打给他妈妈，叫她在家里呼唤蔡安，叫他回家，这样您才能过去。”他神情认真，我狐疑地看他，他解释道：“老师您身边有一股力量，您一去可能会把蔡安的魂魄弹开，蔡安有可能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喔！”

我心想浩天是个奇特的孩子，天目未关平时可以看到鬼魂，还是听他的。假如蔡安的魂魄真的迷失了，任何鲁莽行动都可能让他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于是我向林老师建议：“先打电话给蔡安的母亲，把情形告诉她，请她到灵堂前喊他回家。”一向傲慢的林老师，此刻不再固执，二话不说拿起电话。

那头传来蔡安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语调断断续续、带着呼唤与哀求：“安安啊，紧返来！紧返来！你已经往生了，赶快返来家内，别吓坏同学了，返来家内……”电话里夹杂着啜泣与断断续续的话语，像潮水一下一下拍打我的内心，眼泪也不由得滑落。

下课时，工二乙班的班长见我眼角挂着泪水，神情紧张又有些局促，快步走向林老师，小声地说：“老师，下课时，蔡安不见了，但他的书包还留在座位，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。”

第二节课时，林老师告诉全班蔡安昨晚已去世的消息，试着以稳定的声音压住逐渐升起的骚动，并安抚大家受惊的心。学校也承诺，出殡当天会安排车辆，让愿意前去送行的同学能一同前往。

话音落下，教室陷入沉重的静默，随即传来压抑不住的啜泣声。有人低着头肩膀颤抖，有人轻声安慰同桌，却也难掩眼中的红肿。哭声与呢喃交错回荡，如同被风吹皱的水面，一层层涟漪不断扩散，带着脆弱却真实的悲伤，笼罩了整个班级。

事后，这场悲剧改变了林老师的世界观。他走上了修佛的道路，翻转了过去坚定的无神论立场。他说：“我一向只相信眼睛所见、耳朵所闻。可看不到的就真的不存在吗？谁能真正验证不存在？或许科学也有盲点。执着于所谓的“眼见为实”，会让人忘了做人最基本的善与谦卑——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

那届学生毕业后，林老师坚持不再担任导师；而工二乙班的孩子们在假日常去探望蔡安的父母，陪他们聊天、买菜、做家务，用陪伴去填补失去儿子的阴影，诚心以行动慰藉那未曾远离的灵魂。校园里有些话再也无法用理性解释，唯有温柔与关怀，替破碎的人心缝上些微的暖。

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d_ip@dongtaiwang.com来取得，动态网可透过Skype加入dongtaiwang-ip.go为好友来取得